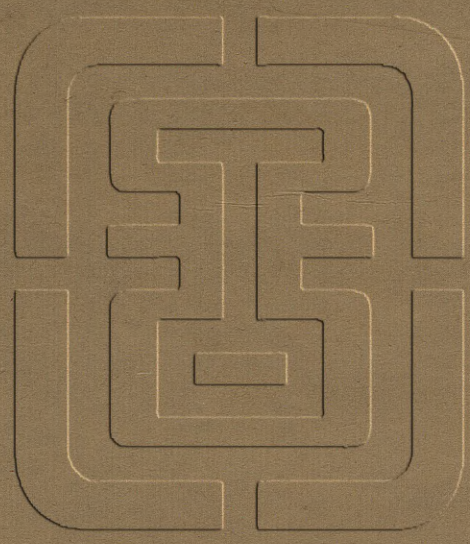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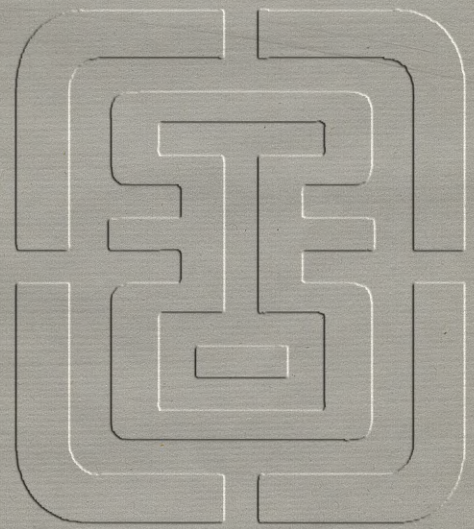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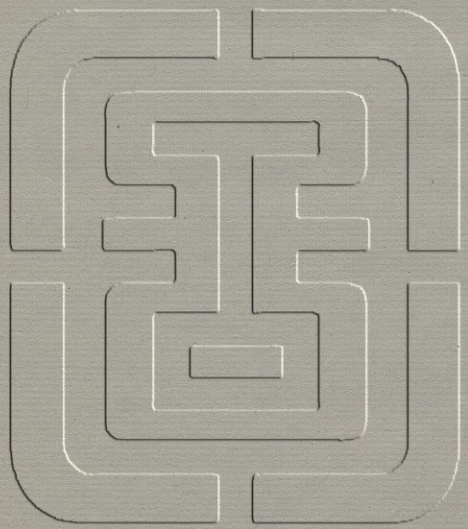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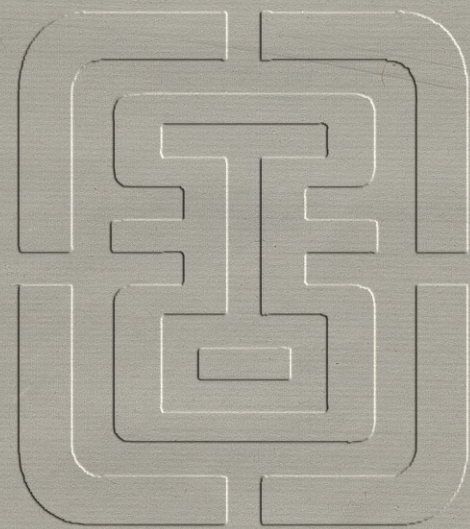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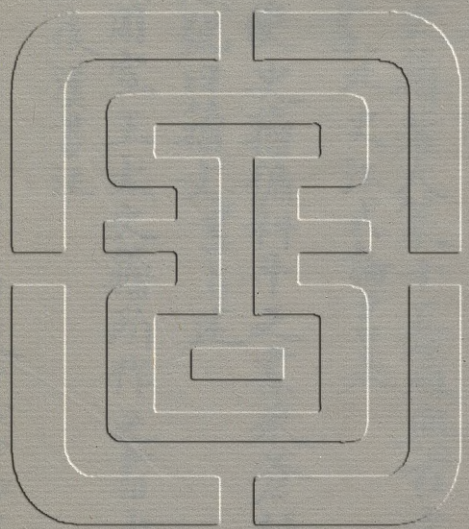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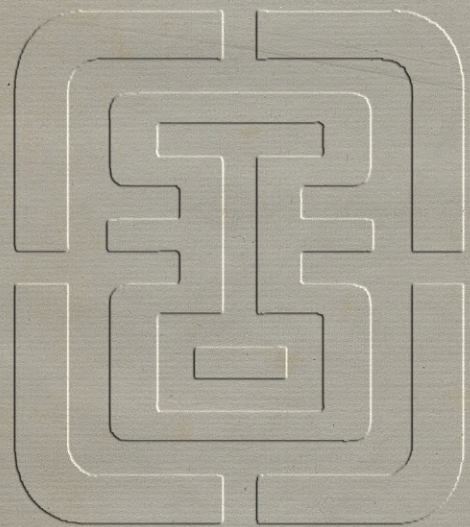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1/491
804
: 2









石鼓考中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北史江式論書表

周宣王使史籀脩科斗之書采蒼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書旨述

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後漢書注

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虞褚歐陽共稱奴墨周秦刻石釋音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
次仲為八分體漢章帝始為草草名厥後流傳工能間
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稽
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嶽元和殷華馮敦等
數碑并蔡中郎章草並為曠絕古跡記

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七畧曰
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
既豐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傳焉蓋諷
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書斷
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威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鏤鍼而

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若取于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
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同上

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
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
郎蘇勗叙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古不知
史籀之迹近在閩中即其反也述書賦注

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
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貞觀中吏部
侍郎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謠閩
然遺跡尚有可觀而歷代紀地理志者不存紀錄尤可

嘆惜 元和郡縣志

石鼓文謂之周宣王獵碣共有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遠字多訛闕舊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鳳翔

府夫子廟

周氏法書苑

自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西

漢以前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及秦李斯篆

耳

東臯雜錄

史籀書存者石鼓以其籀之所創故名之曰籀書以其

為太史氏而得名又謂之曰史書

宣和書譜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

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
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
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
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
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
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
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
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
理豈得有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
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

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集古錄

觀石鼓文愛其古蹟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

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蔡襄石鼓文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

贗 山谷集

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剝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在。鐘鼎款識

按岐陽十鼓乃周宣王內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講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駿功于十鼓以永鎮于岐周者也。其曰我馬既同車攻之徂東也其曰佳魚魴鱮吉日之宴語也其文高字古雖龍騰蛟躍鸞下鳳翥亦不能擬其

萬一誠揚修不能妙其語子雲不能識其奇者矣摩挲
徒倚之餘雖字體不知伊誰之筆作誦者必當時之吉
甫也嶧山之碑原廟之彙孰有過于斯焉同上

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
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
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
此為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
篆皆龕石如今世以為碓白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
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剝
缺又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

有理類如此况此文字畫奇古决非周以後所能到文
忠公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金石錄

古之石刻存於今者惟石鼓也本露處於野司馬池待
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
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礮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倦
游雜錄 墨刻揮犀細素雜記俱同

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東坡先生詩云憶昔周宣
歌鴻雁當時籀史變蝌蚪則石鼓之字蓋蝌蚪之變韓
愈有蝌蚪書後記云李陽永之子服之授子以其家蝌
蚪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且曰古書得其依據

蓋可讀如是則退之宜識科斗書者而石鼓歌乃云辭
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先生今詩乃能通其
六句則先生為精于字學矣歐陽集古跋尾蓋謂韋應
物以為文王之鼓韓退之好古不妄者為可信然未嘗
載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詩乃云形雖不具意可知有云
楊柳貫魴鱣先生詩注其文云維魴維鯉而子由云魴
鱣豈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冊
無載石鼓之事宣王之詩其見於經所作者有曰仍叔
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上無名氏故又云欲尋年歲無甲
乙豈有名字記誰某也 趙彥林東坡詩注

石鼓十其一無文其九有文可見者四百一十七字可
識者二百七十二字 趙夔東坡詩注

石鼓文舊在岐陽孔子廟世傳周宣王刻石史 籀書大
觀中自鳳翔遷入辟雍後入保和殿 諸道石刻錄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
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勳襄于兵鉞其
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
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謂田
獵之碣蓋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于
古唐乃得于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雅頌亦恨不得在

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其驚潛動蟄金繩鐵
索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
世得考詳方唐之特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微詞索事或
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校獵受朝宣暢威靈瞻虜夷夏
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
當時文已不辨故論各異出也嘗攷於書田獵雖歲行
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
四王二公後世以為絕典然則宣王蒐於岐山不得無
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
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

作史籀書竇蒙以為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
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
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
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
自奄乃大蒐於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
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于岐山以合諸侯
况小雅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
為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據以此便謂宣王未可
信也呂代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
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瓘以柱下史始

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蓋其以名自著宣
王世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
為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
置茅蕝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宣王蒐岐陽
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迹
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為番吾可知書言成
湯狩於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
放亭詩曰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
之太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于成王此其可
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

文若者猶得人入錄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蓋
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于唐中世得
之乃謂勤勲以告萬世又恨聖人于詩不得見之石鼓
之譌自杜甫尚嘆不知愈何必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
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
不知耶曰變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
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
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為成王頌何前
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
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為敖此可謂無所據乎此余故

千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我說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廣川書跋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况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種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能改齋漫錄歐陽集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三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今資古所錄其文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磨滅不可識者十二三畫予先世所藏本猶在集古之前

也國朝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予嘗見之辟雍廢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并錄之以見三代書蹤非後世摹寫所能及也資古紹志錄

溫彥威使三京得偽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于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于白水遂西狩岐陽姚氏殘語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叙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跡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剝

苔蘚濕飛喘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退
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
鐫功勒成告萬世數若作鼓隳嗟我辭嚴義密讀難曉
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為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
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
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
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
可字是也十鼓畧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目神悟以器
窺惟字叅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恍然可見矣蓋字畫
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

作僕子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籀史

宣和以後所貯古器累至萬餘若岐陽宣王之石鼓西
蜀文翁禮殿之繪像凡所知名用間巨細遠近悉索入
九禁而宣和又荆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傳古尚古
等閣咸以貯古玉印璽鼎彝禮器法書圖書等物自經
僭亂散落無存言之可為於邑

鐵圍山叢書

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僕弱齡喜篆法初得岱宗秦刻
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
文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
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

東觀餘論

元和志曰石鼓文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田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勣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紀地理者不存紀錄尤為可惜按志此言則知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蘇勣歐陽虞褚四子實為之先隋以前未聞也故歐文忠雖甚重其筆畫謂非史籀不能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數千百載何以無人采錄耶開元以後張懷瓘韋應物韓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詳考其語實皆臆度以言無有明著其說得諸何書傳諸何人者宜乎歐公之

不信也若夫竇臧張懷瓘所著則特詳矣臧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石尋毀宋懷瓘書斷曰甄豐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史籀體與古文小異其亦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語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嘗有所本也歐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識者過半即韓歌所謂牧童敲火牛礪角年深豈免有闕訛者也就其文之可曉者言之有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者車攻語也有曰其魚維何維魴及鯉何以標之惟楊及柳則兼記田漁也凡此數語之可讀者又蘇

文忠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也夫其語既與車攻詩合而其所記田漁文與車攻相似者且其字體又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數者若皆可以歸諸宣王則無怪乎說者云然也然古字可叅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此乃世臣子孫舉揚先訓以明祖述之自爾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惟其字正作籀體似為可證而大篆未必創于史籀古載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為宣鼓而當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譽言于楚子曰成

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杜預之為若言也雖不曰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始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去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為車攻也辭亦已明矣鼓辭即不為車攻之辭則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遠事之出于傳疑者不敢不存其舊等之其為可疑焉且從一據之明者而主之猶愈于泛漫臆度也故子惟椒舉之言既能明記岐

蒐為成王之蒐則其不能明記此蒐之有鼓雖為不備
若較之唐語絕無的據而專用籀體定為宣王之物者
其說差有本祖也古田獵與後世不同名為從田其實
閱武其事則登獸數獲其意則致衆而耀武故武王初
集大統因伐獸而陳天命以鎮撫在位之諸侯已遂識
之于策者所以揚威傳遠使來今共見焉爾也此古人
講武識事之深意也然則岐陽之記蒐也以鼓武地之
記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雖異而託物傳遠則一意
也雍錄

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鄒嶧是其事矣然方秦
皇之議刻山也其群臣上議已曰古之帝者猶刻金石
以日為紀貯刻石之與刻金其所自來皆在秦前矣若
夫伐石為鼓不可考擊而遂刻文其上則三代之前無
有非誠無也世遠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湯盤桉鼎即其
最著者矣而盤之與鼎皆鑄金為之則遂可盛可烹皆
適於用見者但玩其辭不駭其異也今其此鼓則石為
之質既已不可考擊而專著其辭故人莫明其用且驚
且疑也然而武城識政于策之為物豈其可為用器也
與蓋古人託物見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辭故在
盤在鼎在策皆無間也今其伐石為鼓則意又可料矣

田漁必用象致象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
因以記事焉是其托物為久正與鑄金刻金共一意也
故秦臣之言銘刻者遂兼舉金石也古來託物記事決
不止於盤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傳于後焉耳後漢橋
元本字諱之廟石鉦石鉞以及石鼓而蔡邕與為銘辭
則曰是用鏤石作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勒公文武
之勲焉邕之謂勲者蓋橋嘗尅平鮮卑也鉦鉞鼓三者
皆軍旅間用器而三器同為一辭則古來識事于石豈
必專為鼓形顧岐陽田漁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辭焉
耳而他器自可類推也漢距三代未遠古制猶有存者

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與橋勲為明而石鼓源流類
之以存也詩于典刑老成配對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

矣同上

世傳大篆起于史籀是謂宣王之前未有此體故唐世
諸人因其體之為籀也而遂指之以為宣鼓其亦近似
而實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體不已有萌而史籀亦
其承述此體者與蓋藝文志記史籀兩學曰史籀十五
篇蒼頡一篇顏師古之於釋籀則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
大篆十五篇也於釋蒼頡篇則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歷
六章趙高所作也晉人衛常本字諱曰斯高皆取史籀

大篆或頗省改名為小篆則小篆固出于大篆矣至其對鳥跡立論則遂通指篆籀以為古文子孫矣不曰史籀別為一種也常之說曰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或與古同或與古異則知史籀之體名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初也王莽時甄豐攷定六書目不立籀書一體其一曰古文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豐六書元無籀體而豐也亦不能即古文體中別白何者之為籀體也則謂籀體初始於籀者未必確也又如汲冢遺書字體最古而自易經以至魏之安釐字

體數四其變世但見其體為數體而無能言何體之始于何世也則世人豈可聞大篆之為籀體而即謂鼓字之為籀書籀書之為宣王時物也此予所以不安於唐人之論而詳此審是也

同上

鼓之數十先特散乘于鳳翔之野鄭餘慶取寘夫子廟中尚止其一國朝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得之而後十鼓乃足當張懷瓘之為書斷也其登載能書人姓名至盧藏用而止考其時則元宗以後人也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則此時鼓石尚在也至寶曆但見墨本而曰石尋致失則在鄭餘慶未嘗寘廟之前矣至

韓退之則曰十鼓只載數駱駝則是因餘慶收而其
石得存也餘慶與韓同仕憲宗朝紹興壬子福唐鄭昂
得洪慶善所遺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詩韵次和謝
之其自跋曰昂貢隸辟雍時常徘徊鼓下以舊本校之
字又差訛矣冠難以來不知何在莆田鄭樵著石鼓考
其文多至數百千言謂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與昂同
或得之於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語多不審予嘗論辨
正之文多不錄同上

韓退之但得墨本而詩之其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
試作石鼓歌是也及東坡蘇氏則親見石鼓矣其詩曰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在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
文字鬱律龍蛇走強推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
是也東坡初任鳳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得而親見之
也予之取古辭而叙辨石鼓也非獨不曾見石鼓亦復
不見墨本獨因鄭樵模寫其字之可曉者而隨用其見
以為之辨南劍州州學以鄭本鋟木予既得版本遂隨
事而為之辨紹興辛亥有以墨本見示者達嚴秦丞相
家藏本也點畫模糊皆不可讀而其猶可曉解者曰我
車既攻我馬既同此即東坡所謂衆星錯落僅名斗者
也鄭樵南劍本其成字而粗可讀者比東坡又多特不

知鄭本所傳奚自耳東坡自記其所覽曰其詞云我車
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鱣維鯉何以貫之維揚及
柳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蓋東坡仕岐
而於鼓上見之其曰何以貫之維揚及柳而鄭本乃作
標蓋疑鄭本不真也又有異者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
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
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
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實其所得之鼓又不知
何世何年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剏為一鼓以補足之也
同上

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殿京作記以進畧曰保
和殿三楹特落成于八月而高竹叢檜已森陰翳鬱中
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玉芝左挾閣曰
妙有右挾閣曰宣道有稽古遺古尚古鑑古作古訪古
博古秘古諸閣稽古閣有宣王石鼓九朝編年備要
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通志畧
石鼓十篇文抵為鮫狩而作甲言斂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為政狩而除道戊言策命
諸臣已言富社而皆有事於政狩也辛言斂狩而歸也
十篇而次成十目者後人之次也石鼓不見稱于前代

至唐始出于岐陽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取置于鳳翔之夫子廟中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而得之十鼓于是乎足信知神異之物終自合耳大觀中置之辟雍後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蓋木韓退之之歌也韋應物又謂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據見然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曉但其之不備故有得而成辭者有不得而成辭者焉然篆書之始大槩有三皇頡之後始用古文史籀之後始周大篆秦人之後始用小篆樵自續汗簡

攷古尚書纂分音之韻作彙類之書其于古今文字粗識變更觀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簡近而易曉其間有可疑者若以也為毆以丞為丞之類是也及考之銘器毆見于秦斤函見于秦權正如作越語者豈不知其人生于越作秦篆者豈不知其人生于秦乎秦篆本乎籀籀本于古文石鼓之書間用古文者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勑小篆實因古文籀書加減之取成類耳其不得而加減者用舊文也或曰石鼓周秦文也知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

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則爾也石鼓何義乎
曰古人制器猶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類
是也皆是作鳥獸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則取諸畜
獸其受小者則取諸禽鳥先儒不達理于尊彝則妄造
不適用之器而畫以鳥獸形爵雖象而不適用宣和間
得地中之器為多故于古而鑄祭器因以賜大臣其制
作不類于常祀之器應知先儒之說多虛文也近陸氏
所作禮象庶幾于古乎其于禮園固有間矣款識之用
則亦如是而取諸器物商人之識多以盤周人之識多
以鼎盤鼎雖通用之器然為銘識之盤鼎不必識于用

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類也嗚呼鼎鬲遠
矣世變風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漸歟然觀今中原人所
得地中之物多是盤鼎鐘鬲南粵人所得地中之物多
是銅鼓其間有有文字者有無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
由其風俗之所用也南粵多銅錫故其鼓以銅岐周多
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
之地中間亦得銅鼓者南粵與楚蜀北連岐雍豈其所
習尚者多同歟

石鼓考序

石鼓文攷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于秦其文有
與秦斤秦權合者

書錄解題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真
張懷瓘竇臬竇蒙徐浩成以為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
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歷代書
亦廁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為尤詳
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為無
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
釋音且為之序乃攝孟殿二字以為見于秦斤秦權而
指以為秦鼓偽劉詡臣馬定國以字文泰嘗蒐岐陽而
指以為後周物嗚呼二子固不足為石鼓重輕然近人
稍有感其說者故子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

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為尤遠鼓文細
而刻漫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
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紀久近論
也且如詛楚文刻於秦惠王時去宣王為未遠而文細
刻淺過于石鼓遠甚由始出于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
一字磨滅者顏真卿開祿字刻于大曆九年顯暴于世
工人以為衣食業摹拓為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
而遽已訛闕由是言之年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
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
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瀕于瓦礫

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為多三代彝器或得于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元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世始出于人間不可謂不稱于前人不錄于隋氏而指為近世偽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于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採錄乃復顯于世及觀蘇勗叙記尤喜予言之為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視今為甚備而學者不敢為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為文王時鼓宣王時

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予大篆委段二字見于秦器固無害况丞字從山取山高秦委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字文周為甚近事語尚在于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况蘇勗之祖邠公綽用事于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嗚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壇山吉日癸巳刻與此耳而吉日癸巳無所攷據獨此鼓昔人稱說如是之詳觀其字畫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遺風而學者因可以知篆隸之所自出好異者

又附會異說而詆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
自然粗具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
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
以數囊駝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
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于
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
之大觀中歸于京師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
拓之患初致之辟雍後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
異北去或項濟河遇大風重不可致者皆棄之中流今
其存止特未可知則拓本留于世者宜與法書並藏詎

可輕議也哉紹興己卯歲予得此本於上庠喜而不寐
手自裝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鄭樵二音叅校異同并攷
覈字書而是正之書于帙之後其不知者姑兩存之以
俟博洽君子而質焉

復齋碑錄

石鼓詛楚音皆直寶丈閣臨州王順伯所為書也公稽
古成癖至忘渴饑石鼓考辨尤為精詣蓋自南渡以還
故家之藏絕不多見况摹有精粗故亦艱得性本叅校
同異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以先
後得于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略
倣古人入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

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釋
頗備又傳從互市得朝那碑陰有畢造記徙置宋城縣
治是歲蓋紹興八年也先一歲為丁巳金人既廢劉豫
至己未正月嘗歸我河南陝西地碑云歲在敷祥則戊
午歲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號故為此間歲月皆并錄
之異特中原掃清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否也嗚呼自
周至戰國遺文見於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悉萃之保
和寶護甚至至用金填鼓文以絕摹拓一旦四海橫流
泯焉無復遺踪良可哀嘆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
之猶足想絕學于千載穆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

在趙州州解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為
信因附卷末庶廣異聞第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譌舛而
無別本可證不容臆決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
日吳興施宿書石鼓音

岐陽蒐狩實聲中興之美勒石紀功詞章渾厚足以補
詩雅之遺佚古文苑序

周宣王狩於岐陽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鄭樵
各為之音釋王厚之攷正而集錄之施宿又叅以諸家
之本訂以石鼓籀文真刻壽梓于淮東倉司其辨證訓
釋蓋亦詳備按此編孫巨源得于僧寺佛書龕中以為

唐人所錄審爾則又在薛鄭之前二三十年矣詳考其文字畫音訓多與鄭本合豈鄭為音釋時嘗得其本象校耶惟甲乙之次與薛鄭本俱不同今合諸家之說并摘經傳語可為證者載于下

古文苑註

周宣王石鼓文蘇勗謂之獵碣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按任昉述異記崆峒山有堯碑禹碣亦用碣字

緯畧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非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勗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襄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

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為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

古文苑註

韓文公作石鼓歌以為宣王之時未必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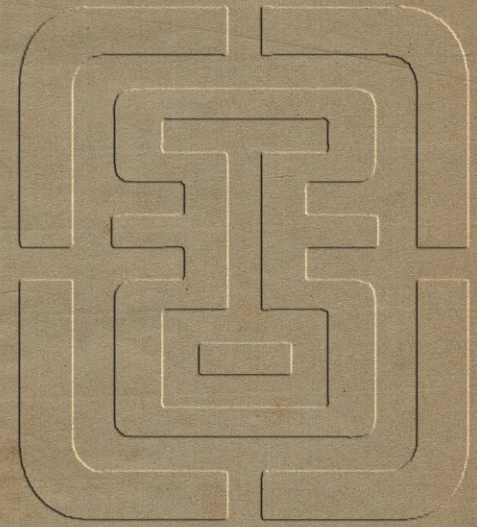
黃氏詩解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

朱子詩傳遺說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闕磨滅或者得之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蓋因狩狩講武之作也

羣書考索



順屬全志卷十二

石鼓考中

世稱周宣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
獵碣其事不經見吾無取為

宋文粹孫何碑解

史籀書與古文時有異同今稱史籀之迹者惟岐陽石
鼓文為真蹟

淮海集

左傳云周成王蒐于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
所謂宣王憤起揮戈蒐于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
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
煒煌是也唐蘇氏載紅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

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雁方今聯翩賜圭
白不知章詩云周文安所據乎歐陽永叔云前世所傳
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談而難信况傳紀不載不知韋
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梅聖俞亦有詩云傳至我朝
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兵人偶見安碓牀云鼓作白
剝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白易白庸何傷神物會合
居一方此與延年寶劍何異哉韻語陽秋
岐陽石鼓之詩寂寥閭閻短至不可考後世以為周宣王
之作形之歌詠極其揄揚止齋集
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偉矣夫子乃舍而不錄待非

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 富山集

周宣王特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

五之篇亡矣 字府

史籀始變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楚詩書惟易與此篇
得全 唐元度十體書

篇文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周宣王畋獵而作今在
陳倉少人攻學釋夢英十八體書

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捐碑碣為墨本者東廵之石偃
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摹篆石泐而墨傳 鍾鼎
篆韻

岐陽有鼓中興續勒

鐵菴集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岐陽獵鼓引歐陽虞褚並稱墨妙為據三君體法為世楷式賞好為物軒輊在當時已彌今其故跡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來南方日料檢行李流徙之餘岐鼓諸碑偶無散落為之驚喜書以未子孫建炎己酉夾鐘五日洛人李處權巽伯

朱子大全集

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亦名籀書與古文兼行

封氏聞見記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韋應物韓退之皆

為歌詩以詠之歐陽永叔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于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于土中或淪于水濱或隱蔽于幽僻之地至唐始見于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摸打者亦未多故缺謫尚寡不可知也庚谿詩話周宣王蒐于岐陽刻石為十鼓今其存者九而已字猶畧可讀

代檀集

逸詩之傳幸而記於金石得完者岐下之石鼓也

嵩山集

岐陽之蒐乃成王尔石鼓之歌千載傑作洛水集

